

林子三教正宗

十

書三教會編卷端

三教會編始自盤古氏。以及元
代。會而編之。以直指其流之非。
合而一之。以孔子之儒也。然孔
子之儒之所以可宗者。心身性
命之學也。三綱五常之德也。士
農工商之業也。此蓋咸備於孔

子之教而見之六經四書者。燦
然而可考矣。噫。安得有同志之
士。不入於辟。不流於偽。而與之
共講孔子之學。共脩孔子之德。
共守孔子之業。以共宗孔子也。

附錄

或者以會編者。會而編之。以直

指三教者流之非。而合而一之。以孔子之儒矣。而孔子之儒之所相與以授受者。夫豈無可言哉。林子曰。孔子之儒之所相與以授受者。自有心法在焉。夫所謂心法者何法也。林子曰。心在腔子裡者是也。夫心在腔子裡。

豈非宋之儒者始言之邪。林子
曰。子獨不聞堯之欽。孔子之敬
者乎。欽也者。敬也。敬也者。心之
主乎中也。易之艮曰。艮其止。止
其所也。繫辭曰。洗心退藏於密。
其所也。密也。即所謂腔子裡也。止
其所而藏於密者。非所謂心在

腔子裡乎。他如中心安仁者。安此心於此腔子裡也。操則存者。操此心於此腔子裡也。先立乎其大者。先立此心於此腔子裡也。求其放心者。求此放心約之。而復返此腔子裡也。然心在腔子裡。固聖學之所以事其心矣。

豈不從靜中。而後能存。存不息
歟。林子曰。靜不在靜。而心在腔
子裡。便能靜矣。故靜而心在腔
子裡者。靜也。動而心在腔子裡
者。靜也。孔子曰。君子無終食之
間。違仁。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
是。由此觀之。豈特動而心在腔

子裡而靜邪。雖至造次之際。亦
要心在腔子裡而靜也。豈特造
次心在腔子裡而靜邪。雖至顛
沛之頃。亦要心在腔子裡而靜
也。若道釋者流之。不三綱。不五
常。不士。不農。不工。不商。離人絕
物。荒唐枯槁。以此求靜。豈曰能

靜。縱曰能靜。豈所謂孔門心法。而為聖人之學之大哉。此會編之作。所以直指其流之非。而羣之以歸儒以宗孔焉者也。子谷子龍江林兆恩。

重刻三教會編序

盧文輝曰。萬古之不變者道。千聖之不易者心。心與道一。道與心符。自能統會根宗。折衷同異。以定道術之權衡。為億代斯文之鼻祖。則孔聖仲尼其人。也。夫仲尼刪述六經。其大者莫如春秋。春秋一書。褒善貶惡。賢賢。絀不肖。壹稟天心。

以從事。故亂賊莫敢肆。而斯道賴焉。吾
師林夫子後孔聖二千餘禩而生。慨三
氏之失傳。而為儒為道為釋者。各執其
末流之偏。以爭鳴於世。工訓詁而畧心
性。耽枯稿而棄綱常。庸詎知孔子老子
釋迦之教。元不如此也。於是廼以性天
獸覺。發為歸儒宗孔之旨。而三教會編

作焉。上自盤古。以迄唐虞夏商周。而漢而唐。而宋。而元。合三氏之紀載。綜其要者。彙而編之。中加斷案。以真指其流之非。以共宗孔子之儒之是。蓋宛然尼父家法。可以剖疑似而定從違。雖謂三教之信史可也。雖謂林子之春秋可也。夫道一耳。其得傳正印。以維而持之。羽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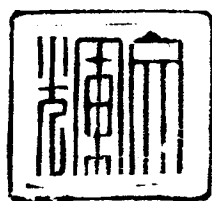
翼之者。伯而什。其勦襲臆說。以文而離之。決而裂之者。伯而千。蓋自漢以來。漸泯泯。貿貿寥寥。至于今。抑又甚焉。不有大聖人挺生其間。以振鐸之。則彼異端之說。簧鼓羣聽者。安所取衷也。傳曰。萬物舛錯。懸諸天。衆言淆亂。折諸聖。夫聖惟此心耳。以心照心。猶以鏡涵鏡。無

遺明也。吾師惟心鏡不塵。虛涵萬象。故能提一腔。以鑑別千古。而會編之作。實以訂昔人道術之純駁。寓真是真非於一句一字之間。俾後之學者。不惑於似是之非。異同之謬。而攷古辯今。昭如指掌。去邪從正。較若列眉。則以扶世教。以淑人心。以壯維持羽翼之精神。以剋支

離決裂之弊。釁以挽道。釋枯槁者流。歸
於吾儒之綱常。以挽儒門訓詁者流。歸
於孔子之心性。其度世度人之功。即泰
岱滄溟。難埒其高深矣。文輝既祇承吾
師之托。益畱意是編。以為不可不令天
下萬世之士。共知而共見之也。爰是再
加校訂。重新剞劂。以廣遠其傳。竊惟斯

道流行。本與元運相終始。况歸儒宗孔
之旨。實可謂古今不易之定論。而一段
精光。浩然充塞。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也。
梓事告成。用識數言于首簡。省

萬曆庚子夏門人盧文輝廷徵父百拜
謹叙



三聖王宗

卷一

會經序

八

卷十八